

# 文化图式相异下的隐喻认知理解途径

孙玉萍<sup>a</sup>, 陈清<sup>b</sup>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a. 公共外语教学部; b.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隐喻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产生概念隐喻的体验来源于社会与文化, 隐喻中随处可见文化的烙印。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际者来说, 隐喻的理解与其内在的文化图式息息相关。基于此, 文章将重点探讨跨交际中, 文化图式冲突和缺省时, 实现隐喻认知理解的途径。

**[关键词]** 隐喻; 文化图式; 冲突; 缺省; 途径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8) 03-0095-03

## 一、引言

隐喻是人类认知、语言和思维的基础, 隐喻性表达在语言交际中十分普遍。Weekley (1912) 说过, “除了那些与最基本的物体和行为有关的表达外, 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隐喻<sup>[1](P92)</sup>。因此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是人类交际的中心, 也成为交际的关键。当交际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交流者之间(跨文化交际)时, 因为交际双方的隐喻思维和隐喻表达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 交际是否成功的影响因素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其中涉及文化图式的参与和影响。

文化图式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 是人脑先前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 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sup>[2](P28-31)</sup>。如若交际双方拥有相同的文化图式, 跨文化交际定不会存在障碍, 然而, 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 交际双方也会出现文化图式冲突和缺省的状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交际双方应该通过什么策略来理解隐喻性的表达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 二、隐喻的文化性

隐喻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 与文化息息相关。当人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其对于具体事物的表达已经不能满足思维的需求, 人迫切需要通过隐喻思维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 而

这些抽象概念的形成常受其已有的社会环境、民族风俗(即文化)的影响, 因此新概念的形成本质上是在已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别知识, 也即隐喻表达是文化的特别知识, 其本身就具有文化性, 隐喻构成了文化; 同时作为用一种事物去感知、体验另一种事物的认知行为, 隐喻的产生是人对自身体验的一种表达, 这种体验本身就处于特定文化中, 隐喻反映出文化特征, 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如信念、态度、行为方式等文化内容。当跨文化交际发生时, 参与交际的不仅仅是人, 还有双方带有的文化烙印和隐喻概念系统, 其交际互动的过程事实上是在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隐喻再加工和理解过程, 因此, 交际双方是否具有相同文化特质(也即文化图式)对于交际至关重要。

## 三、隐喻与图式的关联性

隐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就作为修辞学领域的术语而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1980年, Lakoff 等人在谈到隐喻时, 提出隐喻的认知观, 认为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的经验, 这一过程就是隐喻的过程<sup>[3]</sup>。如果我们用 X 和 Y 来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领域, 隐喻的过程就是 X (隐喻的喻题, 也即已知概念系统中的含义或特征) 向 Y (隐喻的喻体, 原概念系统中没有的含义或特征, 即新的信息刺激) 的映射。例如句子:

“她是夜明珠, 暗夜里, 放射出灿烂的光

**[收稿日期]** 2018-04-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隐喻视角下的文化图式研究”(13C150)

**[作者简介]** 孙玉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陈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芒。”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便是将夜明珠(X)发光的、耀眼的特征投射到她的身上(人的性格品质Y),象征着她美好的人格品质。那么隐喻的映射与图式又有何关联?下面将做一个基本的论述。

“图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哲学著作中,康德把它看成“原发想象力”(productive imagination)。根据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图式是存在于人脑中“代表个人对世界、事件、人、行为和环境等知识的认知结构”,它包括对事物的特点以及特点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是人对事物整体的、抽象的、联系的知识结构块。图式的作用是帮助人们简化认知事物的复杂性并指导人们处理新的信息。图式会建立对输入信息的期待,帮助人们把外在刺激的细节与特征与人脑认知系统中的一个总体概念相联系<sup>[4](P489)</sup>。它是网状的形式,呈发射状储存在人脑中的。因此,在新的刺激点A进入人脑的处理程序时,大脑会迅速地将新的刺激点与已经存在的图式B进行整合以帮助理解新的事物。那些与B的信息点完全匹配的A,会直接纳入到B,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则是用表示B的词表示A或者说把A称作B;如若有另一事物C,其包含的信息点与B的信息点只有部分特征相符合,那么人们在进行信息整合的时候就会将相似的部分进行比较,这时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有两个:一种是关注差异而将两种事物处理为独立的事物;另一种是关注两种事物的共性而忽略差异<sup>[5](P252-254)</sup>。如果是第二种处理方式,人们倾向于将相似关系处理为同一关系,并通过隐喻映射机制,将C归入B图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表示B的词表示C或者说把C称作B;比如刚才提到的例子,夜明珠C的信息点“光”和“亮”与人格品质B中的“阳光、乐观的精神”存在相似性,这时人们将相同的信息点加以强化,而弱化甚至忽略了相异的部分,这时人们用C来表达B是一种隐喻的映射,也是隐喻在语言上的整合,这是语言丰富性的来源。

#### 四、文化图式相异时的隐喻认知理解途径

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ta)与图式不同的地方在于文化图式除了图式本身的结构,还带有强烈的文化性和民族性,因此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文化中极有可能激活不同的文化图式,比如,人脑中鸡蛋的图式中包括基本的颜色、形状、功用等。

鸡蛋图式<sup>[6](P125-130)</sup>的第一层有鸡蛋的颜色、大小、动物种类(鸟)、营养等物理特征,同时包含非常特殊的一项“Easter eggs(复活鸡

蛋)”。可见西方人头脑中的鸡蛋图式存在一个特殊的隐喻映射,“Egg is a new life”,通过此隐喻用egg象征了耶稣的重生,“鸡蛋里藏有新生命”的信息点与“生命的诞生”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文化图式中“Easter eggs”这一特定项。这样的图式与中国人头脑中鸡蛋的图式是不一致的,这一项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缺失的,所以对于初次接触Easter eggs的中国人来说,要理解其内涵十分困难,因为中国人的鸡蛋图式中没有将“鸡蛋里藏有新生命”这一点凸显出来,也无相似的文化点可以与之对应,从而失去了这一特殊的映射关系。图式的相关理论证明,图式具有预期功能,输入的刺激信息与大脑的内在图式相互作用,图式被激活,空位被填充,就可以完成对输入信息的理解;相反,如果参与者不具备相应的图式或具有相应的图式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线索使图式发挥作用,则不能完成对信息的理解,造成理解障碍。从上述鸡蛋图式的例子可知,在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下,如果交际的参与者具有目标文化的文化图式,并能顺利地激活,则能保证交际的进行,否则可能会导致误解或交际的失败。

##### 1. 文化图式冲突时的策略

由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有些话语的隐喻形象带有其特定的文化标记,因而造成交际双方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图式,引发文化图式的冲突。例如,在中西方文化中,狗这一动物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有差异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狗是作为一种很卑微的随从形象出现,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和比喻做坏事的人或贬低某人,从中文的成语“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可见一斑。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有关狗的文化图式里与之相关的多是贬义词。在西方文化,狗却是忠实的伙伴,因此在表达上也会体现这一点,如“top dog(领导者,头儿)”“lucky dog(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根据接收信息点在自身文化图式中寻找匹配点,并以此去理解对方的含义,当同一信息点具有不同的隐喻映射和文化内涵,也即激发不同的文化图式时,如果双方仍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话语的含义,必然无法把握对方的真正意图,这样必然会造成双方的误解,甚至是“鸡同鸭讲”,而无法实现沟通交流的目的,导致交流失败。为达到沟通的目的,帮助交流中的双方理解对方文化中的隐喻认知依据从而建立目标文化图式是十分重要的。

束定芳提出隐喻的理解取决于两个过程:一是隐喻的辨认,二是隐喻意义的推断<sup>[7](P253-259)</sup>。对于文化图式冲突的情况,因为隐喻在双方的文化中均存在,交际双方对于隐喻辨认的阻碍相对较小,其交流障碍主要来源于隐喻意义的推断。

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听者首先会意识到说话者隐喻的使用,之后是隐喻意义的推断。这时不同的听者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文化意识薄弱的听者趋向于仍然使用原有的文化图式去理解新的信息,这时要实现交流的目标相对所需的时间和沟通过程都将更持久,听者需要不断地从对方非隐喻性的话语或具有共同文化图式的话语,甚至其他的非言语特征如手势、表情等中去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对自己的理解不断修正,然而这样的结果也不一定能最终实现交流的目的。具有一定文化意识的听者会意识到说话者与自我文化图式中隐喻映射的差异,这时听者会放弃原文化图式中固有的映射关系,从语境中获取信息,通过语境去揣摩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并通过试探性的反馈确认新的映射关系,以达到与说话者意图吻合,实现隐喻的理解。因此当文化图式冲突时,交流双方是否具有文化意识以及文化意识的水平是隐喻能否正确理解的前提和关键,培养交际者的文化意识对于文化图式相异时隐喻的理解至关重要。

## 2. 文化图式缺省时的策略

由于文化和认知的差异以及隐喻的异质性,在交际时可能出现说话人所具有的文化图式在听者文化与语境中不存在,这便是文化图式的缺省。例如,近两年网络中出现的新词“牛逼”“不作就不会死”“中国大妈”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在英语里面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词“niubility”“no zuo no die”“Chinese Dama”在交际中出现时,英美国家的人从字面意思是无法理解其传递的文化信息的,必须对其出现的语境和文化进行了解,方能理解。

当交际双方的文化图式处于缺省的状态时,原文化图式对于隐喻认知理解将不再产生影响,输入的信息点对于听者来说成为新的信息点,这时听者的隐喻理解会经历两个过程:字面意义的理解和隐喻意义的推断。听者首先会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话语的含义,如果字面意义的理解无法解释说话者的意图,则会将其视为隐喻。这时听者需要理解信息点在目标文化中的投射过程,并理解源域与目标域一系列本体对应关系,才能达到对输入信息的准确理解。要实现这一理解过程,交际双方针对新信息点的互动十分必要,听者需要通过反馈和提问激发说话者给予更多有利于话

语理解的信息,而说话者的准确表达也会对隐喻的理解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也是听者目标语文化图式构建的过程,交际的成功与否与听者的隐喻理解力和说话者的准确解释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 五、结语

隐喻的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构成概念隐喻的体验本身就是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构建,因此在隐喻中随处可见文化的烙印。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际者来说,对隐喻的理解与其内在文化图式息息相关。当文化图式冲突时,需要冲突方在交际时正确推断隐喻意义,突破原有文化图式的障碍,对目的语所包含的文化进行补位推断,并将新的文化内容纳入原有的文化图式中。当交际某方文化图式缺省时,图式的持有方应该对文化点进行解释,以帮助交际的另一方对文化背景和当地人的认知心理做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理解信息点在当地文化中的映射关系,实现隐喻认知的理解,并促使缺省方目的语文化图式得以扩充或新的文化图式得以构建。因此,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跨文化的传播,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应培养文化意识,关注文化图式的异同,运用隐喻认知心理和机制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图式,使自己成为“多文化图式”者。

## [参 考 文 献]

- [1] Weekley, E. Romance of Words [M]. London: John Murray, 1912.
- [2] 刘明东.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 [J]. 中国翻译, 2003(2).
- [3] Lakoff G,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M].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80.
- [4] A. S. R. Manstead, M. Hewstone.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Psychology (Eds.) [M].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5.
- [5] 王晓俊. 图式理论之于隐喻翻译 [J]. 中州学刊, 2011(3).
- [6] 陈喜贝. 文化图式理论研究综述 [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1(6).
- [7] 束定芳. 论隐喻的理解过程及其特点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4).

[责任编辑 薄 刚]